

19000



003372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卷十五 序跋類

史記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閒。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瞶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瞶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閒。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悼。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

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

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執，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姚纂已入論辨。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扈因鄱，薛彭城，過梁楚。

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厯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

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儻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

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戾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

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頹。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艷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桀竝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二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惠之早賈。諸呂不台。崇疆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脩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尙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

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疆。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執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尙矣。太公孫吳王子。

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更相治。閒不容翫忽。五家之文。佛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曆書第四。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弁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鳴夷。信嚳親越。吳國旣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肖矣。尙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妾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旣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禫。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

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頃不寧。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疆。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谷屈原。好諛信讒。楚弁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鬲鱗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脩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駮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

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與。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旣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脩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皋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傾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旣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疆淮泗。爲漢宗藩。戍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旣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輿。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

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二。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扞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傾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備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二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執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尙旣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毋賢。而

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解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樛里甘茂之策。作樛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詢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僭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於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閒。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曆。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繼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疆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

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脩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凜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疆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旣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凜。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閒。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逆。子長國

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慨。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旣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聞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

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興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倣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二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裁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二十篇。方望溪書太史公自序後。子長作封禪書。著武帝愚迷。而序其父之死。則曰是言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其蓋封禪。而余不得從行。命也夫。余少讀而疑焉。及讀封禪書。至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然後得其意。蓋封禪用事雖希曠。其禮儀不可得而詳。然以是爲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遷人蓬萊土之術。則夫人而知其妄矣。子長恨羣儒不能辨明。爲天下笑。故寓其意於自序。以明其父未嘗與此。而所爲發憤以死者。蓋以天子建漢家之封。接千歲之統。乃重爲方士所愚迷。恨己不得從行。而辨明其事也。所記羣祀。惟太時后土二祠。自著其名。而寓其意於蕭末。曰。五寬舒之祠。示太時后土二祠而外。皆寬舒成之。而已不與其類也。獨其自序曰。奉使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則是識封禪。其父子皆未與明矣。而封禪書後論。則自謂從行。豈所從者。乃其後五年一脩之封與。子長之言曰。又書太史公自序後。史記世表。曰太史公讀者道。然則讀子長之書者。不求其所以云之意可乎。又書太史公自序後。史記世表。曰太史公讀者道。謂其父也。故於己所稱。曰余讀以別之。其他書傳篇首。及中間標以太史公曰。則諸少孫之妄耳。故凡篇中去此四字。文正相續。惟是篇先人有言。與上不相承。蓋案之本二篇也。其前篇遷之家傳也。其父欲論次史記。而遷爲太史令。絀石室金匱之書。其先世世掌天官。而遷改天曆建於明堂。則傳

之辭事畢矣。後篇則自述作書之指也。自黃帝始以上。通論其大體。猶詩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繫數言。猶之有小序也。本紀十二曰著者。其父所科條也。餘書曰作者。己所論載也。總之曰爲太史公書序者。明是書乃其父之書。而已不敢專也。其本傳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故序書既終。而特以是揭其義焉。其覆出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二十篇。蓋舉其凡計。綴於篇終。猶衡霍列傳。特標左方兩大將軍。及諸將名耳。自少孫於首尾加大史公曰。而中答壺途。及遭李陵之禍。並增太史公三字。漢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徐使世表稱太史公。讀者盡不辨爲何人。而是篇所述。辭指曖昧。不可別白。夫是篇遷之家傳。故於其父始稱名。而繼則以爵易焉。乃復自稱爵。以混於其父可乎。比以知爲少孫所增易也。古書篇帙。既有僞亂。學者從百世下憑臆以決之。所持者義意有可尋耳。然世士溺於所傳舊矣。知其解者。果可以且暮偶之邪。

漢書藝文志

是篇皆劉向之文。與班氏辭筆覈別。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也。

服氏二篇。

楊氏

一二篇。名何。字叔元。舊川人。

蔡公二二篇。衛人。事周王孫。

韓氏一二篇。名嬰。

王氏二二篇。名同。

丁

氏八篇。名覽。字子襄。梁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

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師法。

師法。號九

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輸五篇。圖一。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

經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二十二卷。

傳四十一

篇。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

故二十九篇。

歐陽說義二篇。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許商五行傳

記一篇。周史記。周書七十一篇。

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滯疑一篇。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海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齊后

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傳

二十八卷。齊雜記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

六卷。韓說四十一卷。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哥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哥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哥。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閒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

記百三十一篇。

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明堂陰

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

曲臺后倉九篇。中

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五篇。

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

周官傳四篇。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

封禪議對十九

篇。武帝時也。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議奏三十八篇。石渠。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

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二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瘡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樂記二十三篇。

王禹記二十四篇。

雅歌詩四篇。

雅琴趙氏七篇。

名。定。

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師氏八篇。

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

名德。梁人。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寤以益微。

春秋古經十一篇。經十一卷。

公羊。梁。二家。

左氏傳三十卷。

左丘明。魯大史。

公羊傳

十一卷。公羊子。齊人。

穀梁傳十一卷。

穀梁子。魯人。

鄉氏傳十一卷。

夾氏傳十

一卷。有錄無書。左氏微二篇。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也。張氏微十篇。虞氏

微傳二篇。趙相虞卿。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公羊章句三

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記十

一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議奏二十九篇。石渠論。國語二十一

篇。左丘明著。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所記。戰

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大古以來年紀

二篇。漢著記百九十卷。漢大年紀五篇。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執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

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齊二十一篇。多問王。知道。魯二十篇。傳十九篇。

齊說二十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

王駿說二十篇。燕傳說三卷。議奏十八篇。石渠論。孔子家語二十七

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紅氏。后氏。翼氏。四家。長孫氏說二篇。

江氏說一篇。翼氏說一篇。后氏說一篇。雜傳四篇。安昌侯說

一篇。五經雜議十八篇。石渠論。爾雅三卷二十篇。小爾雅一篇。古今

字一卷。弟子職一篇。說三篇。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經者。孔子為會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七六篇矣。

八體六技。

蒼頡一篇。

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

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

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

急就一篇。

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

元尚一篇。

成帝時。將作大臣李長作。

訓纂一篇。揚雄作。

別字十三篇。

蒼頡傳一篇。

揚雄蒼頡

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故一篇。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

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滯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二章。按韋昭曰。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并列焉。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

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序六藝為九種

晏子八篇。名嬰。諡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

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為魯穆公師。

曾子十

八篇。名參。孔子弟子。

漆雕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

景子

二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名頌。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

子夏弟子。魏文侯相。為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

孫卿子二十三篇。名况。趙人。為齊稷下祭酒。有列傳。

準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

內業十五

篇。不知作者。

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閒。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

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教。

周法九

篇。法天地立百官。

河閒周制十八篇。似河閒獻王所述也。

調言十一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

功議

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

寧越一篇。中牟人。為周威王師。

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

公孫固一篇。

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為陳古今成敗也。

李氏春秋二篇。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董子一篇。無名。

心。難

侯子一篇。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黃人。

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平

原君七篇。朱建也。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

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賈山八篇。太

常蓼侯孔臧十篇。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賈誼五十八篇。河間獻王對上下

三雍宮三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兒寬九篇。公孫弘十篇。終軍

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虞丘說一篇。難孫卿也。莊助四篇。臣彭四篇。

鈞盾宄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桓寬鹽鐵論六

十篇。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揚雄所序二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

樂四。箴二。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

伊尹五十一篇。湯相。太公二百二十七篇。呂望。為周師尙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

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

之。鬻子二十一。一篇。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筮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也。有。列傳。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劉向說老子四篇。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

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蜎子十二篇。名蜎。楚人。老子弟子。關尹子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莊子五十一篇。名周。宋人。列子八篇。名國。楚人。先莊子。莊子稱之。老成子十八篇。長盧

子九篇。楚人。依殿本添。王狄子一篇。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田子二十

五篇。名駢。齊人。辭履下。號天口駢。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諂。威王下之。

宮孫子二篇。鷓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鷓為冠。周訓十四篇。黃帝四經四

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雜黃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

力牧二十一一篇。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黃帝相。孫子十六篇。六國時人。捷子二篇。齊人。

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時。臣君子二篇。蜀人。武帝時說。

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楚子二篇。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

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

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

清虛。可以為治。

宋司星子韋二篇。景公之史。公禱生終始十四篇。傳鄒奭始終書。公孫發二十二

篇。六國時。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乘丘

子五篇。六國時。

杜文公五篇。六國時。

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所作。

南公三

十一篇。六國時。

容成子十四篇。

張蒼十六篇。丞相北平侯。

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

離龍

閻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馮促十二篇。鄭人。

將鉅子五篇。六國時。

先南公。南公稱之。

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

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

衛侯官十二

篇。近世。不知作者。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平陰人。近世。

公孫渾邪十五篇。平曲侯。

雜陰

陽二十八篇。不知作者。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李子三十二篇。名裡。相魏文侯。富國疆兵。

商君二十九篇。

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

申子六

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

處子九篇。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

韓子

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游棣子一篇。

鼂錯三十一篇。

燕十事十

篇。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

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

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

成

公生五篇。與黃公等同時。

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

黃公四篇。名疵。為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

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

右名七家。二十六篇。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釐者為之。則苟鈞鈇析亂而已。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

田佚子二篇。先韓子。

我子一篇。

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胡非子二篇。墨翟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蘇子三十一篇。名泰。有列傳。

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

龐煖一篇。為燕將。

闕子一篇。

國筮子十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

蒯子五篇。名通。

鄒陽七篇。

主父偃二十八篇。

徐樂一篇。

莊安一篇。待詔金馬聊蒼三篇。

趙人武帝時。

右從橫十二家百七篇。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諉而棄其信。

孔甲盤孟二十六篇。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太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

伍

子胥八篇。名員。春秋時。爲吳將。忠直遇讒死。

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論兵。與司馬法相似。

由余三篇。

戒人。秦穆公聘以爲大夫。

尉繚子二十九篇。六國時。

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淮南內二十一篇。王安。

淮南外三十

二篇。東方朔二十篇。伯象先生一篇。

荆軻論五篇。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

之。吳子一篇。公孫尼一篇。

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難韓子商君。

臣說三

篇。武帝時所作賦。解子簿書二十五篇。

推雜書八十七篇。

雜家言一篇。王伯。

不知作者。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遺耕農事。託之神農。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

宰氏十七篇。

不知何世。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世。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趙氏五篇。知

世。何。犯勝之十八篇。武帝時為議郎。王氏六篇。不知何世。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入政。一日食。二

日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

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託也。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之。務成子十

一篇。稱堯問。非古語。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黃帝

說四十篇。任誕。依託。封禪方說十八篇。武帝時。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虞初周說九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臣壽周紀七篇。項國人。宣帝時。虞初周說九

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百家百二十九卷。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

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

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讒謔一家。二十五篇。諸子十家。其可觀者。

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蠶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瘡於野乎。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屈原賦二十五篇。楚懷王大。夫。有列傳。

唐勒賦四篇。楚人。

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

屈原後

趙幽王賦一篇。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吳人。

賈誼賦七篇。枚

乘賦九篇。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淮南王羣

臣賦四十四篇。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

陽丘侯劉囎賦十九篇。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蔡甲賦一篇。

上所自造賦二篇。兒寬賦二篇。

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也。

陽成侯劉德賦九篇。

劉向賦三

十三篇。王褒賦十六篇。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陸賈賦三篇。枚臯賦百二十篇。

朱建賦二篇。

常侍郎莊忽奇賦十

一篇。枚臯同。時。

嚴助賦三十五篇。

朱買臣賦三篇。

宗正劉辟彊賦八篇。

司馬遷賦八篇。郎中臣嬰齊賦十篇。臣說賦九篇。臣吾賦十八

篇。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蕭望之賦四篇。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

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淮陽憲王賦二篇。

揚雄賦十二篇。待詔馮商賦九篇。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車郎

張豐賦三篇。張子倫子。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

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八篇。

孫卿賦十篇。秦時雜賦九篇。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廣川惠王

越賦五篇。長沙王羣臣賦三篇。魏內史賦二篇。東曉令延年賦七

篇。衛士令李忠賦二篇。張偃賦二篇。賈充賦四篇。張仁賦六篇。

秦充賦二篇。李步昌賦二篇。侍郎謝多賦十篇。平陽公主舍人

周長孺賦二篇。雒陽綺華賦九篇。睦弘賦一篇。別相陽賦五篇。

臣昌市賦六篇。臣義賦二篇。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侍中

徐博賦四篇。黃門書者王廣呂喜賦五篇。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

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客主賦十八篇。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雜鼓琴劍戲賦

十三篇。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文雜賦三十四篇。成相雜辭十一篇。

隱書十八篇。

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高祖歌詩二篇。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宗廟歌詩五篇。漢

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臨江王及

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詔賜中山靖王子

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

鴈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詩四篇。淮

南歌詩四篇。左馮翊秦歌詩二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河東蒲反

歌詩一篇。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雜

歌詩九篇。雒陽歌詩四篇。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

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諸神歌詩三

篇。送迎靈頌歌詩三篇。周歌詩二篇。南郡歌詩五篇。

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揚雄八篇。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

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目爲列大夫也。古者

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呂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曰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依殿本增。詩賦爲五種。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公孫鞅二十七篇。

吳起四十八篇。有列傳。范蠡二篇。越王句踐臣也。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俱事句踐。季子

十篇。堯一篇。兵春秋三篇。龐煖三篇。兒良一篇。廣武君一篇。

李左車。韓信三篇。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執。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楚兵法七篇。圖四卷。蚩尤二篇。見呂刑。孫軫五篇。圖三卷。繇敘二篇。王孫十

六篇。圖五卷。尉繚三十一篇。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忌。有列傳。景子十三篇。

李良三篇。 丁子一篇。 項王一篇。名籍。

右兵形執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形執者蠱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巨輕疾制敵者也。

太壹兵法一篇。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 神農兵法一篇。 黃帝十六篇。

圖三卷。 封胡五篇。黃帝臣。依託也。 風后十二篇。圖一卷。黃帝臣。依託也。 力牧十五篇。黃帝臣。依託也。

鵠冶子一篇。圖一卷。 鬼容區二篇。圖一卷。黃帝臣。依託。 地典六篇。 孟子一篇。

東父三十一篇。 師曠八篇。晉平公臣。 萇弘十五篇。周史。 別成子望軍氣

六篇。圖三卷。 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鮑子兵法十篇。圖一卷。 伍子胥十篇。圖一卷。 公勝子五篇。 苗子五篇。圖一卷。

逢門射法二篇。 陰通成射法十一篇。 李將軍射法三篇。 魏氏射法

六篇。 彊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護軍射

師王賀射書五篇。 蒲苴子弋法四篇。 劍道三十八篇。 手搏六篇。

雜家兵法五十七篇。 楚鞞二十五篇。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職鞞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雜數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也。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入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臣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耀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臣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臣仁義。行之臣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淮南雜子星十九卷。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泰階六符一卷。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漢五星彗客行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占驗三卷。漢流星行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漢日食月暈雜變行占驗十三卷。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

彗虹雜占十八卷。圖書祕記十七篇。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自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劬悍。非熾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自謹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自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王。此所自兩有患也。

黃帝五家曆三十三卷。顓頊曆二十一卷。顓頊五星曆十四卷。日

月宿曆十三卷。夏殷周魯曆十四卷。天歷大曆十八卷。漢元殷周

讎曆十七卷。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耿昌月行度二卷。傳

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律曆數法三卷。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太

歲謀日晷二十九卷。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古來帝王年譜五卷。

日晷書三十四卷。許商算術二十六卷。杜忠算術十六卷。

右曆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曆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自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數。自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自爲小。削遠自爲近。是自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太元陰陽二十六卷。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猛子閭昭二十五卷。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堪輿金匱十四卷。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鍾律災應二十六卷。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三卷。鍾律消息二十九卷。黃鍾七卷。天一六卷。泰一二十二卷。按二字變衍。九卷。刑德七卷。風鼓六甲二十四卷。風后孤虛二十卷。六合隨典二十五卷。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羨門式法二十卷。羨門式二十卷。文解六甲十八卷。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五音奇胘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胘刑德二十一卷。五音定名十五卷。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曰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曰爲吉凶。而行於世。寢曰相亂。

龜書五十二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

雜龜十六卷。 著書二十八卷。 周易三十八卷。 周易明堂二十六

卷。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大次雜易三十卷。

鼠序卜黃二十五卷。 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 任良易旗七十一

卷。 易卦八具。

右著龜十五家。 四百一卷。

著龜者。 聖人之所用也。 書曰。 女則有大疑。 謀及卜筮。 易曰。 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亹亹者。 莫善於著龜。 是故君子將有爲也。 將有行也。 問焉而以言。 其受命也如嚮。 無有遠近幽深。 遂知來物。 非天下之至精。 其孰能與於此。 及至衰世。 解於齊戒。 而婁煩卜筮。 神明不應。 故筮瀆不告。 易以爲忌。 龜厭不告。 詩曰。 爲刺。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

噓耳鳴雜占十六卷。 禎祥變怪二十一卷。 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

十一卷。 變怪誥咎十三卷。 執不祥劾鬼物八卷。 請官除妖祥十九

卷。 禳祀天文十八卷。 請禱致福十九卷。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泰

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子贛雜子候歲二十六卷。 五法積貯寶臧二

十三卷。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 昭明子鈞種生魚鼈八卷。 種

樹臧果相蠶十三卷。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象魚旗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呂考吉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詠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詠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詠興。人無覺焉。詠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雒雉登鼎。武丁爲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詠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山海經十三篇。國朝七卷。宮宅地形二十卷。相人二十四卷。相

寶劍刀二十卷。相六畜三十八卷。

右形法大家。百二十二卷。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章。六國時。楚有甘公。

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麤牘。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爲六種。

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九卷。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外經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巨物相使。拙者失理。巨瘡爲劇。巨死爲生。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五藏

六府痺十二病方四十卷。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泰始黃帝扁

鵲俞拊方二十三卷。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客疾五藏狂顛

病方十七卷。金創癰瘰方三十卷。婦人嬰兒方十九卷。湯液經法

三十二卷。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堯舜陰道二十三卷。

湯盤庚陰道二十卷。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黃帝三王餐陽方二十卷。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人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且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且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且生疾而隕性命。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道要雜子十八卷。黃

帝雜子步引十二卷。黃帝岐伯按摩十卷。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神農

雜子技道二十三卷。泰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且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且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且益多。非聖王之所且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且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

公。今其技術晦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爲四種。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入三家五十一篇。省兵十家。

漢書西域傳贊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西郡。開玉門。通西域。呂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檮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園。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呂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呂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呂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擢酒醢。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呂凶年。寇盜竝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呂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呂爲此天

地所居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呂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尙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臣尙茲。

繪出武帝雄才大略。文之華贍。至斯極矣。

漢書王莽傳贊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呂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呂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執。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呂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呂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虛。丘

隴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呂立私議。莽誦六藝。呂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炆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蠅聲。餘分閔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漢書敘傳下

固曰爲唐虞二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自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呂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呂述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其敘曰。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迺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呂敗。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呂躬。帥下呂德。農不供貢。皁不收孥。宮不新

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中。國富刑清。登我漢道。述文紀第四。孝景
泄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
寧康。述景紀第五。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百
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憲章大學。統壹聖真。封
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述武紀第六。孝昭幼冲。冢宰惟忠。
燕蓋請張。實獻實聰。舉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紀第七。中宗明明。賞用刑
名。時舉傅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燁燁威靈。龍荒幕朔。莫不來庭。不顯祖
烈。尚於有成。述宣紀第八。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賓禮故老。優錄亮直。外割
禁圃。內損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邑。闔尹之監。穢我明德。述元紀第九。孝
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壺闈恣趙。朝政在王。炎炎燎火。亦
允不陽。述成紀第十。孝哀彬彬。克搃威神。彫落洪支。底劇鼎臣。婉變董公。
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撓實凶。述哀紀第十一。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
不伊。喪我四海。述平紀第十二。漢初受命。諸侯竝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
述異姓諸侯。王表第一。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支庶蕃滋。支葉碩茂。述王子侯表第三。受
王表第二。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述王子侯表第三。受
命之初。贊功剖符。奕世弘業。爵土迺昭。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哀功臣侯表

第五亡德不報。爰存二代。宰相外戚。昭躡見戒。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漢
迪於秦。有革有因。惟舉僚職。並列其人。述百官公卿表第七。篇章博舉。通
於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敘。述古今人表第八。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產氣
黃鍾。造計秒忽。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歷算迨出。官失學微。大家
分乖。壹彼壹此。庶研其幾。述律歷志第一。上天下澤。春蠶奮作。先王觀象。
爰制禮樂。厥後崩壞。鄭衛荒淫。風流民化。泯泯紛紛。略存大綱。呂統舊文。
述禮樂志第二。雷電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是效。威實輔德。刑亦
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吳孫狙詐。申商酷烈。漢章九法。太宗改作。輕重
之差。世有定籍。述刑法志第三。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
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呂足用。茂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摧古今。
監世盈虛。述食貨志第四。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
惟馨。永世豐年。季末淫祀。營信巫史。大夫臚岱。侯伯僭時。放誕之徒。緣聞
而起。瞻前顧後。正其終始。述郊祀志第五。炫炫上天。縣象著明。日月周輝。
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宮室混成。降應王政。景呂燭形。三季之後。厥事放紛。
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志第六。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
道敘。世代寔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五
行志第七。坤作墜執。高下九則。自昔黃唐。經略萬國。變定東西。疆理南北。

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唯河爲嚮。災及後代。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入支。文陁棗野。武作瓠歌。成有平年。後遂滂沱。爰及溝渠。利我國家。述溝洫志第九。處義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既登。遭世罔弘。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呂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述藝文志第十。上媪下暴。惟盜是伐。勝廣慄起。梁籍扇烈。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諸夏。命立侯王。誅嬰放懷。詐虐呂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張陳之交。游如父子。攜手還秦。拊翼俱起。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耳諫甘公。作漢藩輔。述張耳陳餘傳第二。三枿之起。本根既朽。枯楊生華。曷惟其舊。橫雖雄材。伏于海隅。沐浴尸鄉。北面奉首。旅人慕殉。義過黃鳥。述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襄。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縮自同閉。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詐惟殃。吳克忠信。詹嗣迺長。述韓彭英盧吳傳第四。賈廡從旅。爲鎮淮楚。澤王琅邪。權激諸呂。鼻之受吳。疆土踰矩。雖戒東南。終用齊斧。述荆燕吳傳第五。太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游宅于楚。戊實淫軌。平陸迺紹。其在于京。奕世宗正。劬勞王室。用侯陽成。子政博學。三代成名。述楚元王傳第六。季氏之誦。辱身毀節。信

于上將。議臣震栗。欒公突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誼動明主。布歷燕齊。叔亦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述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淮厲自亡。燕靈絕嗣。齊悼特昌。掩有東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斃。適齊亡祀。城陽濟北。後承我國。赴赴景王。匡漢社稷。述高五王傳第八。猗與元勳。包漢舉信。鎮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宮。定制修文。平陽玄默。繼而弗革。民用作歌。化我涪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述蕭何曹參傳第九。留侯襲秦。作漢腹心。圖折武關。解隄鴻門。推齊銷印。毆致越信。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攘。歸漢迺安。斃范亡項。走狄擒韓。大奇既設。我罔艱難。安國廷爭。致仕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吳楚有勳。述張陳王周傳第十。舞陽鼓刀。滕公廢騶。潁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竝乘天衢。述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定漢章程。律度之緒。建平質直。犯上千色。廣阿之廬。食厥舊德。故安執節。責通請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食其監門。長揖漢王。晝襲陳留。進收敖倉。塞隘杜津。王基呂張。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呂文。敬繇役夫。遷京定都。內疆關中。外和匈奴。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介免冑。禮義是創。或愆或謀。觀國之光。述鄴陸朱婁叔孫傳第十三。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呂荒。敢行稱亂。窘世薦亡。述淮

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蒯通壹說。三雄是敗。覆麟驕韓。田橫顛沛。被之拘
係。迺成患害。充躬罔極。交亂弘大。述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萬石溫溫。幼
寤聖君。宜爾子孫。天天伸伸。慶社于齊。不言動民。衛直周張。淑慎其身。述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孝文三王。代孝二梁。懷折亡嗣。孝乃尊光。內爲
母弟。外扞吳楚。怙寵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既霽。牛旣告妖。帝庸親親。厥國
五分。德不堪寵。四支不傳。述文三王傳第十七。賈生矯矯。弱冠登朝。遭文
獻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呂強守圉。吳楚合從。賴誼
之慮。述賈誼傳第十八。子絲慷慨。激辭納說。搯轡正席。顯陳成敗。錯之瑣
材。智小謀大。旣如發機。先寇受害。述爰盎朝錯傳第十九。釋之典刑。國憲
日平。馮公矯魏。增主之明。長孺剛直。義形於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莊之
推賢。於茲爲德。述張馮汲鄭傳第二十。榮如辱如。有機有樞。自下摩上。惟
德之隅。賴依忠正。君子采諸。述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魏其翩翩。好節慕
聲。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旣敗用成。安國壯趾。王恢兵首。彼若天
命。此近人咎。述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景十三王。承文之慶。魯恭館室。江
都諂輕。趙敬險詖。中山淫醬。長沙寂寞。廣川亡聲。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四
國絕祀。河閒賢明。禮樂是修。爲漢宗英。述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李廣恂
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隣。躬戰七十。遂死于軍。敢怨衛青。見討夫

病。陵不引決。忝世滅姓。蘇武信節。不詘王命。述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長平桓桓。上將之元。薄伐獫狁。恢我朔邊。戎車七征。衝轡閑閑。合圍單于。北登闐顏。票騎冠軍。森勇紛紜。長驅六舉。電擊雷震。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爲世純儒。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爲辭宗。賦頌之首。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平津斤斤。晚躋金門。既登爵位。祿賜頤賢。布衾疏食。用儉飭身。卜式耕牧。呂求其志。忠寤明君。迺爵迺試。兒生麴薑。束髮修學。偕列名臣。從政輔治。述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旰忘食。旣成寵祿。亦羅咎慝。安世溫良。塞淵其德。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述張湯傳第二十九。杜周治文。唯上淺深。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和。列于名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述杜周傳第三十。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斃胡社。致死爲福。每生作甌。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烏呼史遷。薰胥呂刑。幽而發憤。迺思迺精。錯綜羣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略孔明。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孝武六子。昭齊亡嗣。燕刺謀逆。廣陵祝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戾園不幸。宣承天序。述武五子傳第三十三。六世耽耽。其欲激激。文武方作。是庸四克。助偃

淮南。數子之德。不忠其身。善謀於國。述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
三十四。東方瞻辭。詠諧倡優。譏苑扞偃。正諫舉郵。懷肉汗殿。弛張沈浮。述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葛繹內寵。屈釐王子。千秋時發。宜春舊仕。餒義依霍。
庶幾云已。弘惟政事。萬年容已。咸睡厥誨。孰爲不子。述公孫劉田楊王蔡
陳鄭傳第三十六。王孫羸葬。建迺斬將。雲廷許禹。福逾刺鳳。是謂狂狷。餒
近其衷。述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末命
導揚。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懷祿耽寵。漸化不詳。陰妻
之逆。至子而亡。嵇侯狄孥。虔恭忠信。奕世載德。賙于子孫。述霍光金日磾
傳第三十八。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皤。立功立論。呂不濟可。上諭其
信。武賢父子。虎臣之俊。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義陽樓蘭。長羅昆
彌。安遠日逐。義成郅支。陳湯誕節。救在三愆。會宗勤事。疆外之桀。述傅常
鄭甘陳段傳第四十。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遁致仕。疏克有終。
散金娛老。定國之祚。于其仁考。廣德當宣。近於知恥。述雋疏于薛平彭傳
第四十一。四皓遜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古困于賀。涅而不緇。
禹旣黃髮。呂德來仕。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蔣詡。近遜之好。述王貢兩
龔鮑傳第四十二。扶陽濟濟。聞詩聞禮。玄成退讓。仍世作相。漢之宗廟。叔
孫是謨。革自孝元。諸儒變度。國之誕章。博載其路。述韋賢傳第四十三。高

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博陽不伐。含弘光大。天誘其衷。慶流苗裔。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占往知來。幽贊神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微術味。或見仿佛。疑殆匪闕。違衆在世。淺爲尤悔。深作敦害。述晁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翊。既和且平。矜能訐上。俱陷極刑。翁歸承風。帝揚厥聲。敝亦平平。文雅自贊。尊實起起。邦家之彥。章死非辜。士民所歎。述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繫好剛。輔亦慕直。皆陷狂狷。不典不式。崇執言責。隆持官守。寶曲定陵。並有立志。述蓋諸葛劉鄭毋將孫何傳第四十七。長情愀澳。覲霍不舉。遇宣迺拔。傅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躡石許。述蕭望之傳第四十八。子明光光。發迹西疆。列於禦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傳第四十九。宣之四子。淮陽聰敏。舅氏遽蔭。幾陷大理。楚孝惡疾。東平失軌。中山凶短。母歸戎里。元之二王。孫後大宗。昭而不穆。大命更登。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樂安喪喪。古之文學。民具爾瞻。困于二司。安昌貨殖。朱雲作楨。博山惇慎。受莽之疚。述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樂昌篤實。不撓不訕。邁閔既多。是用廢黜。武陽殷勤。輔導副君。既忠且謀。饗茲舊勳。高武守正。因用濟身。述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博之翰音。鼓妖先作。述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高陵修儒。任刑養威。

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虎如貔。進不跬步。宗爲鯨鯢。述翟方進傳第五十四。統微政缺。災眚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鄴指丁傳。略窺占術。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哀平之卹。丁傳莽賢。武嘉威之。乃喪厥身。高樂廢黜。咸列貞臣。述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輟而覃思。草法纂玄。斟酌六經。放易象論。潛于篇籍。呂章厥身。述揚雄傳第五十七。獷獷亡秦。滅我聖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始。述儒林傳第五十八。誰毀誰譽。譽其有試。泯泯羣黎。化成良吏。淑人君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述循吏傳第五十九。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興。曾是強圉。培克爲雄。報虐呂威。殃亦凶終。述酷吏傳第六十。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偪上弁下。荒殖其貨。侯服玉食。敗俗傷化。述貨殖傳第六十一。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國不專殺。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述游俠傳第六十二。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述佞幸傳第六十三。於惟帝典。戎夷滑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宗幽旣昏。淫于褒女。戎敗我驪。遂亡鄴鄘。大漢初定。匈奴強盛。圍我平城。寇侵邊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霆擊朔野。宣承其末。迺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王莽竊命。是傾

是覆。備其變理。爲世典式。述匈奴傳第六十四。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閩越東甌。爰泊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遠。與爾剖符。皆恃其崛。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西戎卽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驛驛。致誅大宛。姦姦公主。迺女烏孫。使命迺通。條支之顛。昭宣乘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呂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詭矣禍福。刑于外戚。高后首命。呂宗顛覆。薄姬殊魏。宗文產德。竇后違意。考盤于代。王氏仄微。世武作嗣。子夫旣興。扇而不終。鈞弋憂傷。孝昭呂登。上官幼尊。類禡厥宗。史娣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饗國。二族後光。恭哀產元。夭而不遂。邛成乘序。履尊三世。飛燕之妖。禍成厥妹。丁傳僭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乃喪馮衛。惠張景薄。武陳宣霍。成許哀傳。平王之作。事雖欲羨。非天所度。怨咎若茲。如何不恪。述外戚傳第六十七。元后振母。月精見表。遭成之逸。政自諸舅。陽平作威。誅加卿宰。成都煌煌。假我明光。曲陽歌歌。亦朱其堂。新都亢極。作亂呂亡。述元后傳第六十八。咨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僞稽黃虞。繆稱典文。衆怨神怒。惡復誅臻。百王之極。究其茲昏。述王莽傳第六十九。凡漢書。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述敘傳第七十。

卷十一 奏議類

史記婁敬說高祖都關中

劉敬傳

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

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益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益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史記伍被諫淮南王

淮南王傳

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卽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卽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二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

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聞。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閒。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秦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會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

漢書南粵王上文帝書南粵傳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目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土。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卽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呂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呂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呂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與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呂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呂聞皇帝陛下。

觀此書。與史記所載。詳略懸殊。則知太史公翻。

輔他人之文。以就己範圍者。不知凡幾。所謂整齊百家也。

漢書王恢韓安國議伐匈奴 韓安國傳

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呂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呂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媼。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尙得養老長幼。種樹呂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呂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呂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呂天下爲度者也。不呂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呂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呂爲效矣。臣竊呂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呂休天下之心也。

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樞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呂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疆弗能服也。呂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旻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呂河爲竟。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篝火。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呂威服。不可呂仁畜也。今呂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呂攻匈奴。譬猶呂彊弩射且績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呂匏待饑。正治呂待其亂。定舍呂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呂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

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呂風。過清水明鏡。不可呂形。逃通方之士。不可呂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呂爲之備。審遮險阻。呂爲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

漢書中山靖王聞樂對

中山靖王勝傳

臣聞悲者不可爲象。愀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河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蟲成羆。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呂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於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漣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蟲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見依廣本增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讒言之徒。蠱生道遠。路遠會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廳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呂流離。比干所呂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

漢書壺關三老茂上書

辰太子傳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散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己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臣迫蹴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臣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臣救難自免耳。臣竊臣爲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銖鉞之誅。臣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

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漢書王子陽諫昌邑王疏

王吉傳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輿。會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虐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擗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瘁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屢薄。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臆。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

一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懇願大王察之。

漢書貢少翁諫犯法贖罪疏 貢禹傳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用度不足。迺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迺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

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徵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臣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漢書杜子夏追訟馮奉世功疏

馮奉世傳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回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

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臣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三國志諸葛孔明後出師表

蜀書諸葛亮傳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臣討賊也。臣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奔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臣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宗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臣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

此失。况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呂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呂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拍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按裴松之注云。此表出張儼默記。後世因其不載。亮集。愨生疑竇。余謂無可疑也。試以近事準之。當是孔明募府諸賢。擬而未上之作。文辭懇懇。與前表大略相同。決非偽造。不得引李少卿答蘇武書爲比也。

書說類

史記韓王信報柴將軍書

韓王信列傳

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蠱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自償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日暮乞貸。

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

史記酈生說齊王 酈生列傳

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呂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呂民人爲天。而民人呂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呂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臣竊呂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呂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呂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卽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呂言之。曰。漢王與項王勦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

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呂侯其將。得賂卽呂分其土。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刃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躡生。

漢書薄昭予淮南厲王書

淮南王傳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呂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呂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呂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閒。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

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眞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呂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呂千里爲宅居。呂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呂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呂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呂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命。不順。言節行。呂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呂安周。齊桓殺其弟。呂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呂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呂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呂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呂安國便事。而欲呂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

夷來歸。誼及呂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呂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呂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辜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漢書杜子夏戒王鳳專政

杜欽傳

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日莫偃伏之愛。心不介然。有閒。然范雎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

漢書丞相史與韋玄成書

韋玄成傳

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掩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

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婉而多風。

三國志魏文帝與吳質書魏書王粲傳。文不全。今從裴松之注。及文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會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一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自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且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閒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投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且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眠。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呂大牟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旨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不白。書牘有言情言理言事之別。古今文家。此體以昌黎韓氏爲最優。而多偏於事理。言情者絕少。子桓。子建。無所規仿。獨抒性靈。辭意斐篤。曾文正公亟推爲書牘正裁。不虛也。惟風骨稍顯。此時代爲之。不可強者。

三國志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魏書陳思王植傳注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未成。反爲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忘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

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呂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且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且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菝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且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且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且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鑿。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曰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呂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呂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迎驩兜滔天之辭。欲呂毀誣唐帝。調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呂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詔令類

史記孝公彊秦令

秦本紀

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呂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二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

之分土。

漢書高帝告諭天下使誅擅起兵者詔

帝紀十二年

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爲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爲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漢書文帝勸農民詔

帝紀十二年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尙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漢書景帝令吏讞獄疑詔

帝紀中五年

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爲市。朋黨比周。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爲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

者輒讞之。

漢書吳王濞遺諸侯書

吳王濞傳 封千戶下。

按史記亦載此書。字句小有異同。惟多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二句。

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留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呂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使奪諸侯之地使吏劫擊訊治以侵辱之爲故不呂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呂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呂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呂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二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壹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呂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呂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爲列侯其呂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

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

此與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相類。

漢書元帝讓馮奉世璽書

馮奉世傳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呂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爲中國羞。呂昔不閑習之故邪。呂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呂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爲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伏飛。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奈等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旣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疆飯慎疾。呂自輔。

三國志魏武帝求將士後令

魏書武帝紀

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呂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呂教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似漢高祖。

三國志魏武帝舉賢才令

魏書武帝紀注

昔伊摯。傳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呂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遂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辭避背理傷道。而氣實雄偉。與漢初詔令相類。

三國志諸葛孔明與羣下教

蜀書董和傳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詞賦類

漢書班婕妤自傷悼賦

外戚傳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念息兮。申佩離呂自思。陳女圖呂鏡監兮。顧女史而閔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閭之爲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嬖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閱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館兮。仍繼祿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途晡莫而味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灑掃於帷幄兮。永終死呂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玄宮兮幽呂清。應門閉兮禁闔扃。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

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綵縵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觀處。君不御兮誰爲榮。
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
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己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
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朱子極賞此賦。謂其
和平中正。柏舟綠衣。
詞義之美。
殆不備此。

漢書班孟堅幽通賦

敘傳 此篇依張泉
文七十家賦鈔本

系高頊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絲颯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且颺聲。皇十
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邁愍以行謠。終保己而
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咨孤蒙之眇眇
兮。將圯絕而罔階。豈余身之足殉兮。悼世業之可懷。靖潛撰作處。且永思
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捨兮。庶斯言之不玷。魂瑩瑩與神交兮。精
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迴眺兮。覲幽人之髣髴。搯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
曰勿墜。助昕寤而仰思兮。心蒙蒙猶未察。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識且臆
對。曰乘高而筮神兮。道遐通而不迷。葛綿綿於樛木兮。詠南風且爲綏。蓋
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既諄撰作爾且吉象兮。又撰作申之以炯
戒。盍孟晉撰作以迨羣兮。辰儻忽其不再。承靈訓其虛徐兮。佇盤桓而且
俟。惟天墜之無窮兮。蠱生民之晦在。紛屯亶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上

聖寤而後拔兮。豈羣黎之所御。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爲寇而喪予。管彎弧欲斃讐兮。讐作后而成己。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豫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稟取弔于道吉兮。王膺慶於所盛。叛回宄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禳而內逼。吹中蘇爲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瀾招路自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惛惛而不臆兮。卒隕身。虜世甌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形氣發于根柢兮。柯葉彙而靈茂。恐凶蝨之責景兮。慶未得其云已。黎焯耀于高辛兮。半疆大於南汜。羸取威於百儀選作伯夷兮。姜本支虜三止選作。既仁得其信然兮。叩天路而同軌。東从虜而殲仁兮。王合位虜三五。戎女烈而喪孝乎。伯徂歸於龍虎。發還師自成性選作命兮。重醉行而自耦。震鱗縈于夏庭兮。而三正而滅姬。異羽化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道悠選作修。長而世短兮。窈冥默而不周。胥仍物而鬼諷兮。迺窮宙而達幽。媯巢姜於孺筮兮。且算祀于挈選作契。龜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諡於銘謠。妣聆呱而刻石兮。許相理而鞠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源而分流。神先心自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幹旋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羸縮。三樂同於一體兮。雖移盈然選作易而。不忒。洞參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抗爽言曰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鷗。所貴聖人之選無之守。

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守孔約而不貳兮。迺輸德而無累。三仁殊而選作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木偃息。呂蕃魏

兮。申重繭。呂存荆。紀焚躬。呂衛上兮。皓頤志而弗營。選作侯中木之區別

兮。苟能實而選作其必榮。要沒世而不朽兮。迺先民之所程。觀天罔之紘覆

兮。實業謹而相順。選作謨先聖之大繇。選作兮。亦以惠而助信。虞韶美而

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漢寶祚于異代。精通靈而感物

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游選作眺而猿號兮。李虎發而石開。非精誠其焉通

兮。苟無實其孰信。操末技猶必然兮。矧湛躬於道真。登孔顥而上下兮。緯

羣龍之所經。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詣己而遺形。若胤彭而偕老兮。訴來哲

呂選作通情。何參門云。謂歿世不朽。不啻彭老之壽。可以俟百世後之人也。亂曰。天造中昧。立性命兮。復心宏道。

情賢聖選作賢。今。渾元運物。流不處兮。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誼。亦道

用兮。憂傷天物。忝莫痛兮。昊爾太素。曷渝色兮。尚粵其幾。淪神域兮。

漢書班孟堅答賓戲後傳有序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博學。呂著述為業。或譏呂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會不折之呂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列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
曰聖喆之治。棲棲皇皇。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
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冕之服。浮英華。湛
道德。轡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振拔冷塗。跨騰風雲。使見
之者景駭。聞之者嚮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
據意。處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恆日年歲。然而器不買於
當己。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搗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意者。且
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主人適爾而
咲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執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突與之熒燭。未叩天
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橫驚。於是七雄
熒鬪。分裂諸夏。龍戰而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森飛
景附。煜雪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擗朽摩鈍。鉞刀皆能壹斷。是故
魯連飛一矢而蹙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也。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
合之律度。淫繩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
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
羈旅聘辭。商鞅挾三術。呂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者躡風雲之
會。履顛沛之執。據微乘邪。曰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而焦瘁。福不盈

眈禍益於世。凶人且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且功不可目。虛成名不可目。僞立。韓設辯。呂徼君。呂行詐。呂賈國。說難既會。其身迺囚。秦貨既貴。厥宗亦隄。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目貳也。方今大漢。洒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呂六合之內。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稟印太和。枝附葉著。譬猶中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蒼落。參天墜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子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旄敦而度高。虛泰山。懷仇濫而測深。虛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虛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沂。皆埃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覃思。法言大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壺奧。婆娑虛術藝之場。休息虛篇籍之園。呂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虛聖聽。列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若迺夷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眞吾徒之

師表也。且吾聞之。壹陰壹陽。天墜之方。迺文迺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
詰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己。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
諸。賓又不聞。蘇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臧於蚌蛤。歷世莫覓。不知
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龜燻之。不覩
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躩顛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
也。先賤而後貴者。蘇隨之珍也。昔閻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迺牙曠清
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豪分。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權巧於斧斤。良樂軼
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蘇鵠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僕亦不
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漢書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傳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羹藜啜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
至愚極陋之累。不足目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記曰。
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
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
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千將之模。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罅。水
斷蛟龍。陸剝犀革。忽若擘汜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

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涸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藜。驟乘日。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入極。萬里壹息。何其流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締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懷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易海內也。是呂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呂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圍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卽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離疏釋躄。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呂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蟋蟀埃秋陰。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鬻烏號。猶未足。呂喻其

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盜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軌。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心偃仰。詘信若彭祖。啣嘘呼吸如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日寧。蓋信乎其日寧也。合賦頌奏。於封禪文。體格蓋出。

哀祭類

漢書匡稚圭禱高祖孝文孝武廟

韋玄成傳

嗣會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神明。卽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卽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日民爲本。聞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

廟無呂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呂祖禰之意爲不樂。是呂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愼。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

漢書匡稚圭告謝毀廟

韋玄成傳

往者。大臣呂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呂褻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呂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閒歲而禘。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呂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閒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博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亡疆。誠呂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卽呂令曰。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迺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呂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

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尙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
曰。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臣奉先祖。皇天不祐。
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臣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
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
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

卷十七 敘記類

通鑑周瑜劉備赤壁之戰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

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蚤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轉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執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此句已見諸葛亮傳。

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

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

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執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稿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駐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

尙存。孤與老賊，執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聞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快。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伯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

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羸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執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二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執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通鑑曹爽之難

魏邵陵厲公正始九年嘉平元年

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物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爲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游。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久而復爲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冬。河南尹李勝。出爲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爲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纒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

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執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哀多益寡。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還邑舍。具以語其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輅爲狂。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

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伺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兇兇。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大尉臣濟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候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尙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泰羣之子也。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驚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

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尙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純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延尉考實。辭云。爽與尙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並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治罪。太傅懿曰。彼各爲其主也。宥之。頃之。以芝爲御史中丞。綜爲尙書郎。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爲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

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及太山牟祐。沈勸祐應命。祐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祐曰：吾不忘卿前語。祐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尙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爲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爲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選部郎劉陶，曄之子也。少有口辯。鄧處之徒稱之，以爲伊呂。陶嘗謂傅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爲聖。玄不復

難。但語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尙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通鑑謝石謝玄肥水之戰

晉孝武帝太元八年

太元八年秋，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尙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尙書，桓沖爲侍中，執還不遠，可先爲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兇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

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糧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尙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入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游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碁賭墅。安碁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冲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鄖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

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尙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爲彊弱異執。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憚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

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脾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縣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

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屯鄭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敗。旣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瑯琊內史。

通鑑李光弼河陽之戰

唐肅宗乾元二年

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己向河南。分爲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皋。周摯自胡良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補。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爲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爲質。使其將南德信與梁補。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宮人也。思明以爲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

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衆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如何。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犯水嶠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爲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時思明游兵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庚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掩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如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

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爲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賊衆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又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沈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

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曰。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不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庭暉時爲五臺府果毅。己亥。以庭暉爲右武衛大將軍。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衆。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衆五百。拔柵突圍。降于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澗。城外置柵。柵外穿塹。深廣二丈。乙巳。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澗。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于羊馬城。以拒賊。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衆。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衆填塹。三面各入道。以過兵。又開柵爲門。光弼望賊逼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

填塹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爲吾填塹。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卻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乃復引退。須其怠而擊之。光弼望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爲。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良久。鼓譟出柵門。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遽率衆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囂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惟貞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曹望吾旗而戰。吾鼙旗緩。任爾擇利而戰。吾急鼙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於敵。我自到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同三司瑒。戰小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顧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鼙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

遁去。擒其大將徐瓊玉。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擊敗。尙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爲右金吾大將軍。

通鑑裴度李愬平蔡之役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

元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爲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怨言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尙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二月。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劊其心。愬許之。旣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眞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

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爲賊右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守將夜出兵擊之。道古之衆驚亂。死者甚衆。道古。皋之子也。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爲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衛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楊柵。吳秀琳以文城柵降於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卽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官軍與淮西兵。夾澗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澗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澗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鄆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鄆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一二。己丑。李愬遣

山河十將董少玠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玠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醴陵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郟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郟城歸路。郟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郟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驃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嬌雅。田智榮。下冶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癸卯。嬌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明山。擒其守將梁希果。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與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

將士以祐曷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謀者。具言其事。愬恐謗先達於上。己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爲衆曰。諸君旣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謀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明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執曰。盛。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七月。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乙卯。上復

謂度曰。卿真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執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辰。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銜於度。度表爲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爲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牙。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執。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于賈店。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爲備。擊卻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鄆城爲治所。甲申。至鄆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澠水鎮。殺三將。焚

芻稿而去。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解。至鄆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執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糲。整羈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車突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死。

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城傍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約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尙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於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廩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己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爲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

辰。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囊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尙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沮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旣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

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
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于澠
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以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
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
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
然後克之。官軍之攻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
劉晏不應募。出汴宋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
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阽危如此。而日與僕妾游戲。
博奕於內。晏然會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爲援。
聞之。驚怒。尋誣以他過。杖殺之。戊子。以李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
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

史記天官書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有句。圓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一星。曰牽。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

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爲天根。主疫。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爲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河。兩河天闕間。爲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爲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柳爲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爲員官。主急事。張素爲廚。主觴客。翼爲羽翻。主遠客。軫爲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爲溝瀆。婁爲聚衆。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膺積。昴

曰髦頭胡星也。爲白衣會。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爲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爲蓋屋。虛爲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爲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曰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

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闕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早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昂晨出。曰躡踵。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早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鱸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涇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西。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

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且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黧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丈。未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欂。長四丈。未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鬪。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熒惑爲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平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爲丈夫。北爲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鬪。

光相逮爲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營按營當作營惑廟也謹候此厯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爲之動搖贏爲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九芒音曰黃鍾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爲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鐵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爲焯與金合爲鑠爲喪皆不可

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擊卿。大饑。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闕。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爲疾。爲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疏。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爲贏。贏者爲客。晚出者爲縮。縮者爲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爲合。相陵爲鬪。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圓爲喪。早。赤圓則中不平。爲兵。青圓爲憂。水。黑圓爲疾。多死。黃圓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

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八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曰大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庫。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圍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圓角。憂有水事。青。圓角。小角。憂有木事。黃。圓角。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粟。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

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圓黃澤。集解音可爲好事。其圓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

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間。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僂。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鬪。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彊。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彊。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殄。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西北。北勝南方。出西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星出蚤。爲月蝕。晚爲天天。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疆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亢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

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夭。其時宜效。不效爲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械劍。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

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欖。安周星。細爽。能星。鉤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圓。憂。白圓。喪。赤圓。中不平。黑圓。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閒。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卽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角亢氏。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弁州。奎婁。胃。徐州。昂畢。冀州。觜。鱸。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七星爲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爲和。背不和爲分離。相去直爲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月行中。

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
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十二
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
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疆國以
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
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
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爲不減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
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日蝕國
君。月蝕將相當之。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疆。其衝不
利。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五殘星。出正東東方
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
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
太白。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
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
昌。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
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衆國吉。少則

凶。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枉矢。類大流星。虵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里。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恆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兌後。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土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

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搏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互天。其半半天。其留者類闕旗。故鈞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鬪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圻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坎。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槁。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悟。化言誠然。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小雨趣兵。北方

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日至食爲麥。食至日昃爲稷。昃至鋪爲黍。鋪至下鋪爲菽。下鋪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官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日。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日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厯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

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襍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皋。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后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疆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襍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臯。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

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人。熒惑爲守。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菑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莩于河戍。兵征大宛。星莩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厯五星法。唯獨熒惑有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

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羸縮有度。日變脩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救。其次脩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極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黃帝行德。天天爲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爲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命。

史記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卽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

以上封禪書
續不舉。

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

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觀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竈。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雖。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尙矣。以上唐虞三代郊祀大略。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

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氈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郿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郿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縉紳者不道。作郿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郿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郿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以上秦作諸時。及祠陳寶。秦繆公卽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慮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侖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

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鄙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鳴鳧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以上管仲與齊桓公論封禪。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以上孔子怪見殺。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

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盜。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卽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旣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以上秦多異徵。始皇封禪。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

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以上秦始皇因求僊而祠八神。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

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乃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

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

以上神僂之所由起。言始皇遣方士入海求僂。秦卒鍊亡。可見封禪不足貴。

昔二

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穀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塞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鳩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鳩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長水。灋。滂。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嶧。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塞泮。